

特殊的普通時刻



人生在線
姚文冬

在一棟老房子住過七年。老房子是現在的稱謂，它作為新房子時，是我們一家人最早的居所。七年後，我從離中學近的街區又買了一處，因為兒子即將上中學了。那年從春到暑，我都在忙裝修，每天很晚才回老房子休息。原計劃裝修好了，先晾晾，等開學再搬。不想，七月上旬的一個周六，我在新房忙到晚上九點，懶得再回老房子，一來又困又累，二來那些天總在失眠，內心歸咎於老房子，換個環境或許好些？於是就打電話給妻兒，讓他們今晚都來新房住。匆促之間，就喬遷了。

以為只是暫住一晚，卻不想就此長住了。以後去老房子，只是搬運剩下的一些用品，再沒有住過。不久就賣了。多年後我仍掛念它，畢竟它是我們的第一處房子，有着太多的生活痕跡和記憶。如果知道臨時起意搬家的前一天是與它相守的最後一晚，我寧願拖着疲憊之軀回去，寧願在那裏失眠到天亮。

命運就是這樣，常把一些普通時

刻，點化成特殊的日子，令人追悔莫及。我和姑姑間，也有這樣特殊的普通時刻。

姑姑是十幾年前去世的，那是一個秋日，當我與父母驅車趕往幾百里外的礦山，一路上我都在後悔，因為一個多月前的一個周末，我曾開車經過這條路。那天，朋友攆掇我去白羊峪看長城，我想也好，我新買的車還沒跑過遠路，而且這條路也和去姑姑家的路大部分重合，如果這次初駕成功，將來我開車來看姑姑就心裏有底了。經過遷安市區時，隔着一條河，從車窗外向西遠眺那座鐵礦，山頂那座熟悉的水塔、一些樓房、工業設施，盡收眼底，我彷彿看到了姑姑家的樓房。

我興奮地對朋友說，瞧，那邊就是我姑姑家。朋友說，你不順道去看她嗎？我說不用了，既然我能把車開到這裏了，以後就有的是機會。起碼春節就可以開過來了。但一個多月之後，姑姑猝然離世，我沒想到我這塊就重返這條路，卻是來跟姑姑告別。我總覺得，和姑姑的永別不是在那個秋日，而是在一個多月前一個普通的夏日，去白羊峪的路上。



銀杏披「金甲」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南京朝天宮內的古銀杏披上「金甲」，與古樸的建築相映襯，增添了一份「詩情畫意」，吸引不少年輕人打卡拍照。

中新社

憶汪情深，一往情深

——讀蘇北散文集《憶汪十記 讀汪十記》有感



燈下集

李丹崖

二〇二三年深秋的一個午間，合肥的黃山書會上，我參加完一個小型訪談活動，恰好遇見蘇北先生。他依舊是方格襯衣（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件方格襯衣，好像每次是，又各不相同），戴着金屬框架眼鏡，儒雅地與一旁的人談天。我趕忙從書堆上抄起一本先生的《憶汪十記 讀汪十記》到收銀區買單，而後飛奔到先生跟前，讓他給我簽了名。蘇北先生墨寶了得，二王韻味足，只可惜這次用的是水筆，他說，明天才是我的簽售主場。而我，下午就要趕回亳州去。

蘇北師承汪曾祺，從手抄四大本汪曾祺的著作郵寄給先生始，到培訓班上結識先生，一通暢聊，就成了汪曾祺先生的座上賓，何其幸運，也何等令人羨慕。《憶汪十記 讀汪十記》中，有一篇《行走筆記》，講的就是他專程趕到汪曾祺生活的故鄉去，從揚州、江都縣、高郵縣、興化市，到寶應縣、淮安市、洪澤縣，後來，這次近乎「朝聖之旅」，讓文壇誕生了一位出色的散文作家，他的筆名就叫「蘇北」。

蘇北早年以汪曾祺研究為主，出了多本汪曾祺研究著作，不說是「汪學」研究集大成者，也至少也是國內知名的汪曾祺研究專家。《憶汪十記 讀汪十記》是寫得最生動活潑的一本，由蘇北早年的一些書籍精編成冊，他從頗為家常的角度回憶自己與汪曾祺的交往經歷，以及深學汪曾祺為人為文的相關往事，有些回憶錄的意思，卻又不全是，總能給人以別開生面的感覺。蘇北從汪曾祺的一個眼神寫起，憶起自己與汪曾祺的初識、再識、相處、分別，汪曾祺與黃裳、沈從文、林斤瀾、黃永玉等諸先生的往來趣事，不管是躬親還是別人轉述，蘇北的筆觸都有極強的在場感，感覺他是一個托腮聽先生講課的學生，用全部的精力凝神聚神地矚目、

聆聽、感悟一個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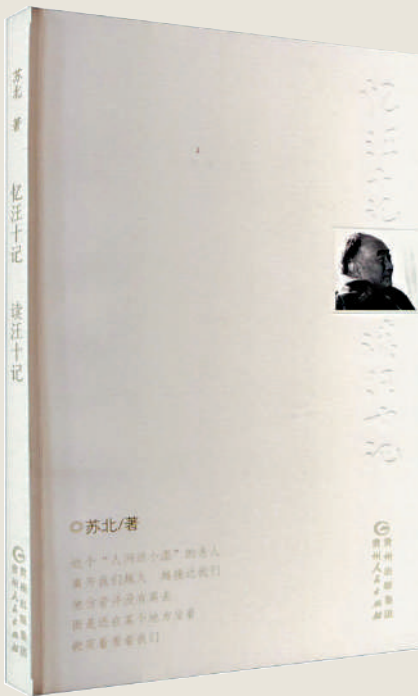
而後十記，是蘇北讀汪曾祺多篇的感受，《大淖記事》《晚飯花集》《受戒》等，與別的文學評論家不同，蘇北往往是第一現場感知，加上自己的回憶穿插和第一手資料掌握，讀到令人擊節拍案，手不釋卷。

不得不說，蘇北是得了汪曾祺真傳的。我曾讀過蘇北發在《人民文學》《散文》《光明日報》《文學報》等諸多文學期刊上的文章，恬淡得像是被名廚吊了很久的一鍋清湯，乍一看簡淨至極，仔細一品方知後味是波瀾洶湧、江海激蕩。

蘇北有一齋號：慕汪齋。一段師徒情傾注一種書卷氣，兩代文人緣烙下一根接力棒。

一位學生對一位先生的追隨可以長達多久？也許是三五年、也許是十年，也許是一輩子！顯然，蘇北是後者。蘇北對汪曾祺的追隨，從文字的風格上可以看出一脈相承，薪火相傳，試舉一例——

汪曾祺的《隆中遊記》有段落：往桑植，途經襄樊，勾留一日，



▲蘇北散文集《憶汪十記 讀汪十記》。

少不得到隆中去看看。

諸葛亮選的（也許是他的父親諸葛玄選的）這塊地方很好，在一個山窩窩裏，三面環山，背風而向陽。崗上高爽，可以結廬居住；山下有田，可以躬耕。草廬在哪裏？半山有一磚亭，顏曰「草廬舊址」，但是究竟是不是這裏，誰也說不清。

蘇北的《行走筆記》有段落：十二點二十分鐘上車，車開了一段，到了洪澤湖大堤。洪澤湖真大，車在湖堤上整整開了半個小時，才另擇路。湖裏有許多船，小如蝌蚪。湖若是張白紙，船便是幾滴墨汁。

細細一品，簡直毫無違和感，即便混雜一處，外行也是看不出來的。當然了，評價一個作家的高明或成熟，單純只是像某個前輩作家，這不是什麼壞事，但也絕非是一件大好的事。蘇北的文字是有着自己特色和魅力的。

若非要拿汪蘇師徒來類比，我倒有一個不太恰當的比較，汪曾祺的文字是老辣的溫和，蘇北則是溫和的老辣，兩者是有分別的。通讀兩位先生文字多年，我還有種感受是，汪曾祺的文字在煙火氣之外多了一重幽冷的格調，蘇北的文字是煙火氣之中多了幾許詼諧和俏皮。比如，蘇北在《漢韓侯祠》一節中有如許句子：「韓信當兵多年，一直不被重用，只得逃走，幸好被蕭何追回，有『蕭何月下追韓信』一說。可有誰追我呢？」最後一個問句，扭轉乾坤，立馬可愛奇崛了。

最喜看《憶汪十記 讀汪十記》中蘇北到汪曾祺家做客，師父拿出五種液給蘇北喝，自己肝不好，也要拿葡萄酒來陪，菜也只吃極少的幾口，足見情誼之深，款款端端湧動在筆尖，又在筆外流淌。

汪曾祺離開我們二十六個春秋了。

汪曾祺離開我們十年的二〇〇七年，蘇北憑藉《關於汪曾祺的幾個片段》榮獲第三屆汪曾祺文學獎金獎……

阿姨的雞蛋仔



HK人與事
黎潮

街燈昏昏地照着晚上十一點後的彌敦道，地舖都拉下了鐵閘，只有一間舖頭亮着燈，它顯然是新裝修的。內裏販售的東西一目了然，只有魚蛋燒賣、煎釀三寶和雞蛋仔，一個冰箱立在牆下，貨物簡單，只有一欄可樂和一欄豆漿。

「呢度有無沙冰賣？我想要一個芒果沙冰。」我語氣堅決地問道。

一位上了年紀的阿姨轉過身，望向我，回應：「沙冰沒有，不如飲可樂啊，罐裝四蚊，支裝七蚊。」我馬上回她：「咁不如整支豆漿嚟喇。」收下我的硬幣，再將一支豆漿遞給我，她背靠着冰箱，掰下手上那可能是晚餐的雞蛋仔的一角，我聞到雞蛋仔的暗香，陡然覺得餓。見阿姨「啞傾」，我就想開玩笑讓她也給我嘗一角雞蛋仔，但又不好意思，雖知道那最後一份雞蛋仔是阿姨的，但內心湧動着一種飢餓的渴望，於是我擰開豆漿瓶蓋，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。她望向我，笑，小聲問：「細佬，好似好餓哦！咁夜仲未食飯啊？」接着，她就用一把餐具鉗子擰開一個褐色紙袋，將其餘的雞蛋仔全部裝了進去。我不禁地露出無知的笑容，意識到生活經驗豐富的善良阿姨看穿了我的心理活動。果然，她把紙袋默默遞給我。我向她露出了一個羞澀的表情，但手卻是爽快地接過了她的心意。為了讓自己內心自然些，我轉頭環視着舖頭裏的醬料。

阿姨提高了聲音說：「我哋間舖之前開喺上海街，啲小食出了名好好食，好多人來排隊買。」我點點頭表示明白，順帶問她，雞蛋仔加點花生醬會不會好吃一點？她慈愛地笑笑，欣然接過我手上的紙袋，往裏面擠了好多花生醬和煉乳。「你下次嚟，試試我哋啲咯仔餅啦，最出名嘅。」

這句話竟讓我想到一個欲擒故縱的行銷方式，但又覺得阿姨絕不是這樣的人，所以我心安理得地接過紙袋。紙袋裏面有一股暖意，是花生醬和煉乳都流到袋底的暖意，是來自阿姨給我這個陌生人雞蛋仔的暖意。我把紙袋提到眼前，細看，紙袋的褐色，又深了些，分量更重了些，我看到裏面的醬料沿着雞蛋仔格與格之間的縫隙流下去，一分二，二分四。雞蛋仔，無所遁形地，都被沾上了熱熱的醬料。我趕緊咬下去，軟糯而香口，縫隙處很脆，蛋液的餘溫配上醬料的甜味，層次出奇的豐富。最重要的是，雞蛋仔，果然好味道。

在此刻，舖頭進來一個客人，阿姨忙不迭轉身招呼他。我放下紙袋，從褲兜裏掏出所有硬幣，想悄悄放下作為吃雞蛋仔的錢。客人問阿姨有什麼好推薦，我轉頭望向他，很想叫他試試阿姨剛剛推薦給我的格仔餅，眼睛的餘光卻看見我等待的巴士已經到站。情急之下，我幾個健步衝到巴士車門前。司機瞥見我，剎了車打開車門，我遂將手裏握着的硬幣都投進了巴士的硬幣箱裏。

我想，這樣是不是對不起那位善良的請我吃雞蛋仔的阿姨呢？

列維坦筆下的秋色



文化什錦

陳安

在紐約，已是深秋。儘管是降溫天氣，我仍每日去離家很近的公園散步，目睹一幅幅秋景：秋風陣陣，落葉紛紛，紅葉殘留，草坪變色，於是回家溫習一些古文古詩，讀讀古人筆下的秋色賦。

首先自然是歐陽修描摹的「秋之為狀」：「其色慘淡，煙雲叢斂」，「其意蕭條，山川寂寥」，「故其為聲也，淒淒切切，呼號憤發」。

蘇軾則別有趣處：「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，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」那橙黃橘綠時，正是秋末初冬時分。柳永逢秋傷情，感嘆「多情自古傷離別，更那堪，冷落清秋節。」

劉禹錫則愛秋勝春：「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勝春朝。晴空一鶴排雲上，便引詩情到碧霄。」

可見，對秋色，自古以來人們見仁見智，而在畫家們的筆下，秋色也就既可能是蕭瑟的，又可能是燦爛的。我因此特別想起俄羅斯風景畫家列維坦，想起他的一幅名畫——《金色的秋天》。

列維坦最愛普希金的詩，能背誦他的很多作品。有一次契訶夫急需普希金的《回憶》那首詩，寫信問列維坦能否為他筆錄此詩，列維

坦立刻默誦着一字不差把整首詩寫下來寄給了契訶夫。他也能背誦普希金那首《秋天的早晨》：「秋天在疏落的樹林中喧響，用它那寒冷的巨手，剝光白樺和菩提的樹冠；枯黃的樹葉日夜飛旋，冷冽的水波上籠罩着白霧，秋風的呻喚一陣陣傳過來……」他也記得普希金在詩體小說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中描寫的秋色：「陽光已不再燦爛，樹木蕭蕭鳴咽，雁群悲鳴飛向遠方……」

列維坦曾多次考慮畫秋色圖，多次琢磨普希金的詩句，但總是暗自搖頭，決意用不同於普希金的顏色來畫秋天。

他的一八八四年美術學院畢業作品是一幅鄉村秋景：秋日的天空飄着白雲，田地上是未收割或已收割堆成垛的麥子，一片璀璨的金



▲列維坦畫作《金色的秋天》。

黃，構圖、色彩都很出色。他的嚴師薩伏拉索夫一見，馬上用粉筆在畫的背面批寫「授予銀質獎章」。

一八九五年，列維坦的《金色的秋天》問世，以視野廣闊的全景、絢麗燦爛的色彩描繪了俄羅斯鄉村的秋色：藍天白雲，倒映着藍天的清澈小河，大片金黃色的樺樹林，青綠色的田地，黃色和綠色雜糅的草坪和坡地，紫紅色的灌木，嫩綠、墨綠、紅色相間的樹林。他的調色板，這一次可以說是集中了最豐富的顏色，給秋天的大地披上了華麗的盛裝——那是一個蓬蓬勃勃、欣欣向榮的秋天，一支秋天的頌歌，一支大自然的頌歌，也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頌歌。

美術評論家們盛讚此畫，不僅因為繪畫技巧高，而且因為它打破傳統，沒有像歷來的文藝作品那樣把秋天當作傷感題材，用來渲染大自然偉力的凋敝，象徵人生的衰敗，宣洩對舊日的懷戀。

如果我們了解列維坦的生世，或許完全可以設想，他畫筆下的秋天應是歐陽修毛筆下的秋天：慘淡，寂寥，淒切。他是猶太人，在沙皇政府策劃的排猶行動中，他被兩次趕出莫斯科，後一次他不得不去外省隱居多時。在莫斯科美術學院，不少同學對他嫉妒、中傷，幾個

跟薩伏拉索夫導師相處不好的平庸教師宣稱，畫俄羅斯風景是俄羅斯畫家的事，不是猶太人的事；畢業時列維坦憑優異成績可獲「科班藝術家」稱號，校方卻只給他「非科班藝術家」稱號、「習作教師」的畢業證書。

列維坦之所以能在如此排猶的境況裏生存下去，並能成為世界著名的優秀風景畫家，主要就是因為他從內心熱愛大自然，熱愛美術，在大自然的懷抱裏，在藝術的殿堂裏，勤奮努力，創作不息，淡忘了憂傷和痛苦，獲得了慰藉和愉悅。他的一個校友稱他為「大自然的兒子」、「俄羅斯自然的有力歌手」，在其回憶錄中寫道：「列維坦熱愛自然到了這種程度：他甚至不作畫，手裏拿着一片黑麵包，長久地仰天躺在一個小林子裏，吹着口哨，陶醉於美麗的風景。他那敏銳的藝術感覺使他懂得，大自然本身應該是畫家的唯一老師，畫家應該熱愛自然，理解自然，研究自然。」

列維坦不愧為一個強者，一個樂觀者。在寒冷的俄羅斯，有太長的秋天和冬天，列維坦不願讓寒風、冰雪凍僵自己，而願有一個永遠的「金色的秋天」，要像蘇軾一樣，用「一年好景」、「橙黃橘綠」，用陽光、煦風，溫暖自己的心，也溫暖所有賞畫者、吟詩者的心，讓世界變得更溫馨、更和諧、更美好。